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“丛刊”是个独特的存在。“丛刊”既不同于作品单行本，也不同于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即杂志，如周刊、旬刊、月刊等等。近年来，已有文学史研究者专门关注“丛刊现象”，姜德明先生还出版了《丛刊识小》（2013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），对他所收藏的从1920年至40年代出版的66种新文学丛刊逐一点评。

《文艺丛刊》是1947—1948年间在上海出版的一种新文学丛刊。1947年10月创办，先为每月一集，第四集起不定期，已知至1948年7月出版了第六集。据说还有第七集，但至今未见。

《文艺丛刊》由范泉（1916—2000）主编。他是作家、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，尤以主编《文艺春秋》杂志和主持永祥印书馆，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象。《文艺丛刊》是范泉主编的第二种新文学丛刊，也是他1949年

毛边举隅

# 《文艺丛刊》毛边本

■ 陈子善

前所编的最后一种文学刊物。

范泉主编的第一种新文学丛刊是《文艺春秋》丛刊，1944年10月10日创办于上海。当时上海还在日伪统治中，选择这个日子创刊，无疑具有象征意义，而之所以采用“丛刊”的形式，是因为可以避免向日伪当局登记。《文艺春秋》丛刊共出五辑，每辑有一个辑名，即《两年》《星花》《春雷》《朝雾》《黎明》，也都可理解为有所寄托。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，《文艺春秋》丛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改为文学月刊继续出版，直至1949年4月被迫终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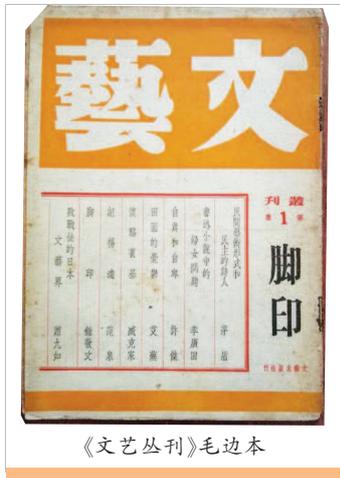
据柯鸿编的《范泉生平年表》记载，范泉再办《文艺丛刊》，应该

出自同样的考虑。《文艺春秋》月刊用稿送审时常被国民党当局删改，为了避免检查，范泉又与孔另境、何家槐等作家合资创办“文艺出版社”，出版《文艺丛刊》。《文艺丛刊》沿用了《文艺春秋》丛刊的做法，每集有一个具体的集名，六集集名依次为《脚印》《呼唤》《边地》《雪花》《人间》《残夜》。所以，如果完整转录丛刊每集刊名，应称为“《文艺丛刊》第一集《脚印》”，依次类推。这是范泉主编新文学丛刊的一个特色，每集集名都为一个个别有意味的两字词组，而且都选自当期丛刊中的作品题目，如丛刊第一集《脚印》，就选自该期中钟敬文的新诗《脚印》作为

集名；第二集《呼唤》，就选自该期中丰村的短篇小说《呼唤》作为集名等等。即此一端，也可见编者的良苦用心。

以范泉在当时海上文坛的号召力，《文艺丛刊》当然是名家荟萃，先后为之撰稿的有茅盾、巴金、许杰、钟敬文、戴望舒、臧克家、李广田、艾芜、王西彦、徐迟、刘北汜等，而作插图的则为刘岷、刃锋、黄永玉等版画家。因此，丛刊虽然篇幅只有薄薄32页，却创作和评论并重，散文、新诗和小说应有尽有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文艺丛刊》还是毛边本。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，毛边杂志并不稀见，如《洪



《文艺丛刊》毛边本

水》《幻洲》等都有毛边本，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，毛边的新文学刊物就不多见了，到了40年代更几乎绝迹。《文艺丛刊》又印行毛边本，不能不令人惊喜，也许由于篇幅短小，便于印毛边本吧？因为此举，《文艺丛刊》成了新文学毛边杂志的殿军。毛边文学杂志的再次出现，则要等到十年后《诗刊》创刊了。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伟大的文学，或者艺术，从高的要求来讲，就应该跨越时空。尽管有的文学作品有具体的故事，但在这个故事后面一定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故事，或者说“哲理”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木心不仅是文学家，还是哲学家。他讲艺术跟人生的时候，表面娓娓道来，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哲学的意味。这是他跟一般作家最大的不同。很少有中国作家达到这种水准的。

## 将肖邦与倪瓒相提并论

木心的文化视野强调世界性。东西方在木心看来浑然一体，他并不对两者进行切割。木心将肖邦与倪瓒（云林）相提并论，很少有人这样讲。《文学回忆录》记载了木心的话：

肖邦的触键，和倪云林的下笔，当我调理文学，与他们相近相通，放下去，就要拿起来，若即若离。

从表面看，这两人很不相同。肖邦是音乐家，倪瓒是画家和诗人。然而这些艺术形式，木心却兼而掌握之。虽然木心不是专门的钢琴家或音乐家，但他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。钢琴家金石有一次弹奏柴可夫斯基《第一钢琴协奏曲》，曲终，一片叫好，木心一句话不说。掌声停下来后，木心一段一段分析，你刚才哪一段弹得如何如何。金石佩服不已。

木心被监禁的时候，曾经在纸上画过一个钢琴键盘，经常在上面练习指法，可见他对演奏钢琴的喜爱。不过，见过木心的人发现，木心是艺术家，但是他的一双手看上去却颇为粗糙。的确，木心在上海创新工艺品厂劳动改造的时候，手指受过比较大的伤。有文章说这是被造反派打断的，其实根本不是这样。木心自己说过，当时他在厂里开锯床。有一次，锯片断裂了，爆出来，把他的手指严重弄伤了。这是一场意外的工伤事故。

木心留下了一些乐谱手稿，都是简谱，但标了调，比如F大调、D小调，木心生前一直没有加以整理。2016年，我应邀参观乌镇木心美术馆的莎士比亚特展。北京钢琴家高平很敬仰木心，这次特展期间，他举行了木心音乐演奏会，演奏了根据木心曲谱改编的一些钢琴曲。奇怪的是，当高平把木心的曲谱用钢琴演奏出来后，熟悉木心的朋友说，听上去好像不是木心的作品，非常陌生。当时我听了演奏，也很吃惊，与我印象中的木心完全不同。因为它给我一种巴洛克音乐的感觉，很花

哨，很跳跃。在音乐上，木心的追求跟在文学上是否一致，值得探究。

肖邦的音乐非常漂亮，他是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一个人，他创作过许多爱国主义的曲子，是富有活力的音乐家，气质是年轻的。木心实际上很向往这种生命状态。而倪瓒则是元末明初的画家，出身贵族，孤傲清高。有一次他得罪了一位王爷，王爷打他。他被打得很痛，别人说你叫出来呀，他说“一出声便俗”。在《云雀叫了一整天》中，木心说：

倪瓒的“一出声便俗”，他用了一时，我用了一世。

木心的意思不是指真的出声与否，而是指不说废话，要说就说到点子上的话，俗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。

倪瓒的画大多是山水、竹子、枯木，笔触非常简单，但有一种很深远的意境。看上去简练，但意味深长。倪云林是元四家之一，许多画家把元代绘画奉为圭臬，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元代蒙古人建立统治时，汉族士大夫失去了仕进的机会，失去了主导权，很多文人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境况，不知道未来在哪里，迷茫怅惘，这是他们的痛苦之处。这些情绪自然地流露在画幅之中。元代绘画不见朝气蓬勃的花卉，只有辽远、枯索、静谧的感觉，境界邈远。这也正是木心所喜欢的。木心本人的性格，他的追求，跟这两者都有相似之处。肖邦和倪瓒，一西一中，一近一古；一个对生命充满热情，一个看到了生命的枯萎，在绝望中蕴含着希望。两者的融合就是木心了。木心如果完全绝望，早就死了。在纪录片《梦想抵抗现实》里，木心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们要我毁灭，我不！”

## 人活着，时时要有死的恳切

木心的老师林风眠曾经面临两个选择，要么把自己的画作全部毁掉，要么丢掉性命。这是很无奈的，林风眠最后决定还是要保住性命，因为只要生命在，艺术就可以传下去。如果人死了，还谈什么艺术？木心也坚持这一点。否则，谁是木心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更不可能谈论木心。《文学回忆录》记载，木心曾引用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·纪德的话说：“人应该时时怀有一种死的恳切”，接着说：“人活着，时时要有死的恳切，死了，这一切又为何呢？那么，我活着，就知道该如何了。”

“恳切”是什么意思？真挚、诚实。这是木心所特有的一种语言风格，实际上是

说，对待死亡要有一种真诚的认识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终有一死，但很多人在浪费光阴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做的都是无意义的事情。整个社会也是这样。死的恳切，是说人要知道生命短暂，死亡很快会到来，就会知道该怎么活，在活的时候应该做有意义的事情。木心在艺术上巨大的贡献，也源自于这一认识。

不要把木心讲得好像英雄人物一样。有的人一讲到木心，往往说他多次下牢，被关在地下室，受过许多冤屈，真了不起，等等。其实这样的理解很肤浅。木心曾经说他感谢地牢。当年他被关在地下室，把头伸出去，发现整个身子都可以出去的，但又缩回来了。因为他没有地方可去。他还曾说，那时已经不适应出去的日子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在下面没有人打搅，也没有人打他，只是要写检查。他用写检查的墨水，写了50多万字的地下室笔记。这就是他那种死的恳切，即使在地牢里面，他也不断地写。

木心几乎每天在工作。护工小代、小杨回忆说，晚年木心成天在写东西。他不是正襟危坐地写，而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。上厕所，会留个小纸片，到厨房里忽然又写一段东西，在床边睡觉前又写一点东西，所以木心留下来的手稿量是惊人的。木心美术馆的展柜里摆放着一大堆手稿，旁边放了一个牌子，说这是废稿。其实只是未经整理。据说有些人本来答应来整理文稿，但后来发现工作量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渐渐都放弃了。如果整理出来，可能有几十本书的量。

“乔伊斯说：流亡就是我的美学。我没有乔伊斯阔气，我说：美学就是我的流亡。”《文学回忆录》中这段话的意思是：乔伊斯把流亡视为美学，有居高临下的意味，仿佛在享受流亡的过程。木心则倒过来，美学就是我的流亡。这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态了。他的意思是：我对美学的探索，伴随着我流亡的过程，而没有乔伊斯的话里的那种修辞色彩和自负意味。他的美学，其实就是对无可穷尽的生命哲理的探究。

## 木心美术馆，一份诚意

1994年冬，木心赴美后第一次回国，看到乌镇的状况非常失望，在《乌镇》一文里说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这篇文章被陈向宏看到了。陈向宏是一个很有文化眼光的人，他很惊奇还有人这样写乌镇。他就去问乌镇的很多老人，是否认识孙牧心，竟

然没有一个人知道。陈向宏当时是乌镇党委书记，有一次开会，恰巧王安忆坐在他旁边，于是辗转联系上了木心。2005年，陈向宏花了很大力气把那个占据孙家大院的翻砂厂迁了出去，重新修葺了木心故居，并郑重地请木心回国。木心还是犹豫犹豫，像哈姆雷特一样。人家觉得很奇怪。原来木心是想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出版后才愿意回来。也就是说，大陆的读者认可他的这个作品，他才会心安理得地回到大陆来。当时木心已经在美国华人圈和中国台湾有了些名气，但他希望得到母国的接受后再回来。

后来，陈向宏与木心的学生们一起创意，并请外国专家来乌镇的风水宝地设计，建起了“木心美术馆”，把木心所有的作品和遗物收藏起来、展览开去。也就是说，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份特殊的文化瑰宝永远留存下来，使之不仅成为乌镇的名片，也成为一个中国的“高贵去处”。木心美术馆的馆长助理徐泊告诉我，给这个馆起名当时也颇费踌躇，因为这里不仅有美术作品，还有许多文学作品。总有一天，木心的骨灰会埋葬在美术馆附近的泥土里。

## 吟咏了《从前慢》的诗人

木心有小诗《从前慢》——

记得早先少年时  
大家诚诚恳恳  
说一句是一句

清早上火车站  
长街黑暗无行人  
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

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 
车、马、邮件都慢  
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
从前的锁也好看  
钥匙精美有样子  
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

12月21日，木心美术馆举办了庆祝开馆三周年暨纪念木心逝世七周年活动，有一场“他们都唱从前慢”的演唱会。众多歌唱家用自己独到的方式唱出了心中这首温暖、幸福的昔日之“挽歌”。一首小诗，虽时日弥久，仍让人如痴如醉、念念不忘，个中况味，真值得细细咀嚼。